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四年

第一四六九次会议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469)	1
向已故的美利坚合众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表示敬意	1
通过议程	4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9113)	5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9114)	5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四百六十九次会议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K. 察托尔道伊先生**(匈牙利)。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中国、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匈牙利、尼泊尔、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西班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赞比亚。

临时议程(S/Agenda/1469)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113)。

3.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114)。

向已故的美利坚合众国前总统 艾森豪威尔将军表示敬意

1. **主席**：我们深为悲痛地获悉美利坚合众国前总统、卓越的世界政治家和战时领导人艾森豪威尔将军今天上午逝世。他为生命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一向为大家所关注与钦佩。

2. 我谨请安理会各位代表和我一起肃立默哀一分钟，向他表示敬意。

安理会各位代表肃立默哀一分钟。

3. **主席**：如果安理会同意的话，我希望代表安理会打电报给美国国务卿表示安理会对艾森豪威尔将

军的敬意，并请他向美国政府及其前总统的家属转达我们的慰问。

4. 电文如下：

“阁下：

“我们荣幸地通知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各位代表在今天下午的会上向已故的美国前总统、伟大的战时领导人艾森豪威尔将军表示敬意。我谨代表安全理事会对美国政府和人民遭此巨大损失表示最深切的同情，谨请向艾森豪威尔夫人及其家属转达最深切的同情。顺致最高的敬意。

安全理事会主席
K. 察托尔道伊(签名)”

5. 既然没有异议，就这样决定，我即照此办理。

6. **主席**：请我们尊敬的秘书长发言。

7. **秘书长**：我一获悉艾森豪威尔将军逝世的不幸消息，就立刻给艾森豪威尔夫人发出电报如下：

“我深为悲痛地获悉你的丈夫逝世，我对你遭此巨大损失表示深切的同情。

“我于一九五五年七月在华盛顿第一次遇见艾森豪威尔总统，我和他随后的多次接触，加深了我对他一直怀有的崇高敬意。他是我们时代的战时与和平时期的伟大领导人之一。我特别钦佩他对世界各地人们的福利的关怀、他的稳健和他的智慧。他是联合国的坚定而注重实际工作的踏实支持者；他在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际合作方面的首创精神，在联合国里特别为人们所铭记。

“对这位伟人的逝世，谨致慰问之意。”

8. 主席先生，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就那份电报内容详细谈一下。

9. 我深为悲痛地获悉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逝世。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我们时代的历史上，不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都起着重要的和独特的作用。他不仅享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军事领袖之一的世界声望，而且在担任美国总统的两届任期内，他又增添了作为和平政治家的光荣的新篇章。

10. 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都表现在广泛的人道主义和坚定不移地希望合理而又合乎人道地解决世界问题的愿望。用最简单的话说：他是一个善良的人，而他的善意是人人有目共睹的。

11.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白宫整整两届任期内，一直是联合国的始终不渝和开明的支持者。这种支持，不仅表现在声明和政策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如同一九五六年那样大胆地支持通过联合国采取的行动方面，同时还表现在他的积极的个人兴趣方面，这特别表现在他对联合国总部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各次访问中。

12. 当然，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联合国工作最独特的贡献，是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八日他向大会发表的激动人心的演说中所详细阐明的基本思想¹。在那次演说中，他呼吁采取国际行动以便和平利用新发展的原子能。这个由一个主要原子大国的国家元首提出的有远见的建议给予国际合作这一概念以新的方向和规模。它也不仅是在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中的一项具有崇高思想的建议。联合国由于以行动来致力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倡导，开始了它在历史上最成功的事业之一。这一事业的突出成就之一是一系列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重大国际会议。在一九五五年的第一次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上，世界原子核科学家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自由地在一起会见，以交流并讨论他们这一行业的奥秘。这一事业的另一突出成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立。

13. 在哀悼艾森豪威尔总统逝世的时候，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忆起他的许多功绩和他为世界谋求福利的巨大影响。

¹参阅大会正式记录，第八届，全体会议，第四七〇次会议。

14. **贝拉尔先生(法国)**：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我国政府和全体法国人民告诉我们的美国同事：我们是以何等深切的感情与美国一样感到悲痛。使法国和美国团结起来达两个世纪之久的友谊，最显著和最忠诚地表现了出来。我们与美国人民一样哀悼他们前总统的逝世。他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是主持西欧的解放并领导我们民主国家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的美国人。我们民主国家不仅在斗争中和牺牲中团结在一起，而且也在希望中团结在一起，我们民主国家还由于追求共同的理想而受到鼓舞与支持。

15. **格拉斯爵士(联合王国)**：当我表达我国代表团对艾森豪威尔将军逝世的悲痛心情时，当我表达我国对他的家属和悲伤的美国人民的同情时，在我们的头脑中有一幅清晰的画像。我们记得一个伟大、善良和质朴的人。我们英国人特别记得他是一位伟大的军人，身为最高司令，曾经统率盟军，从西方出发，以期解决受纳粹统治的欧洲。在他作为盟军领袖时立下的显著功绩中所表现出来的领导与外交才能，使他成为他的国家最高职位的当然入选者。虽然他在战争中建立了声誉，但他更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人物被人们铭记。他是我国忠诚不渝、深受爱戴的朋友。英国人民是不会忘记“艾克”的。

16. **洛佩斯先生(巴拉圭)**：主席先生，我想就你在今天下午会议开始时代表安理会所讲的话，以及你已发出的电报内容补充几句。

17. 今天，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逝世，对他的伟大国家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不幸的损失，同时也是所有爱好自由、和平和正义的人们一个不幸损失。他的一个具有多方面才干的政治家和军人的品格是与当代历史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与仅在二十年前把世界从危险的纳粹主义的灾祸中解救出来的伟大胜利联系在一起的。全世界各国人民都因其伟大及其所做的一切而感激他。

18. 在此举世哀悼之际并受到临时发言的必然限制之时，我不准备为他歌功颂德。因此，我所要说的只是：我们向这位已故的伟大的军人和领导人默哀致敬。我们代表巴拉圭共和国的政府和人民，请本安理会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接受我们区区数言所表达的最诚挚的悲痛之情。

19. **夏希先生**（巴基斯坦）：我代表巴基斯坦代表团和同事们一起对于那位伟大的美国人、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逝世，向约斯特先生和美国代表团的团员表达我们最深切的同情。我们将把他不仅作为杰出的军人与和平的缔造者，而且作为巴基斯坦的伟大朋友铭记在心。

20. 在一篇简短的发言中，不可能颂扬他的多方面的功绩。我仅想谈谈我记忆中关于他的伟大和他坚持原则的两件往事。

21. 一九五六年，在华盛顿伊斯兰教文化中心开幕典礼上，艾森豪威尔总统，看着他的基本上是穆斯林的听众脱离讲稿说，美国致力于信仰自由，而作为美国总统，他十分高兴地看到在美国首都伊斯兰教的信徒的这种权利得到保证。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人们可以从他的面部看到极为满意的表情。

22. 另一次是在苏伊士危机期间，当美国尽管考虑到其他问题仍旧采取了勇敢的原则立场的时候，他宣称：“我们不能对我们的对手采用一种法律，而对我们的朋友将用另一种法律。”

23. 这两次谈话充分表明了艾森豪威尔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政治家的为人。他的毕生事业已经完成。他年高望重，与世长辞。他的功绩将继续鼓舞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的许多人。值此伊斯兰教历的圣日——伊斯兰历一月十日戒斋之际，朗读一段古兰经上的话是合乎时宜的。古兰经上说：

“万物终将消逝；
唯独你们主的光辉永存。”

24.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值此杰出的美国政治家和军人、美国前总统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将军逝世之际，请允许我代表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我们的哀悼。

25.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作为一位有才能的军事领袖而闻名于苏联，并受到苏联的尊敬；他统率的军队，同苏联和其他爱好自由的国家的武装部队一起，推翻了希特勒德国，使欧洲和世界摆脱了法西斯灾难，为战后的和平合作，为联合国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他统率这支军队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26. 在人类最危急的关头，在苏联、美国和其他盟国共同作战反击希特勒侵略的年代里，艾森豪威尔将军是欧洲战场上同盟国远征军的统帅。他充分认识到加强我们国家之间和武装部队之间的联系在我们共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是何等的重要和必要。

27. 在战争的结束阶段，在攻克柏林——法西斯顽抗的最后堡垒——以前，艾森豪威尔写信给苏联政府，谈了在使用力量和安排时间两方面统一计划的重要性。

28. 作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谋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改善并发展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方面，表现了政治家的明智。他参加了一九五五年苏联、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四国首脑的日内瓦高级会议。我曾荣幸地出席这次会议，在会上亲自见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幸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不象所预期的那样。但是我们苏联人民从性格和经验上说都是乐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我们相信在这方面，未来的事态一定会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29. 我谨请约斯特先生向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向已故的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家属和朋友转达苏联驻联合国使团的唁慰。我放弃继续发言的权利。

30. **阿兹佐特先生**（阿尔及利亚）：我们深为悲痛地获悉美国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逝世的消息。

31. 我代表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谨请美国代表团向艾森豪威尔夫人及其家属转达我们最诚挚的哀悼和最深切的同情。

32. **卡特里先生**（尼泊尔）：我们怀着最沉痛的心情获悉艾森豪威尔总统在长期重病后不幸逝世。

33. 我代表我国政府偕同你，主席先生、秘书长以及那些向美国政府、这里的美国使团、美国人民和艾森豪威尔夫人及其家属表示过哀悼和同情的代表们一起，向已故的艾森豪威尔将军表示敬意。

34. 艾森豪威尔将军是一位伟大的美国人。他是一位军人，一位伟大的统帅，一位伟大的总统和一位美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指挥历史上最伟大的军队，捍卫自由与和平，捍卫各国人民和睦相处的权

利。他将作为一位伟大的十字军战士——伟大的和平使者，永远被深怀感激的人们铭记在心。

35. **刘先生**（中国）：对美国前总统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将军之不幸逝世，我国代表团深感悲痛。

36. 艾森豪威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民主国家的武装部队取得胜利的一名英勇的将领，他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37. 正当整个世界哀悼这位和平与自由的捍卫者的逝世时，我们中华民国特别感到失去了一位忠实的朋友。他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38. **德皮涅斯先生**（西班牙）：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逝世，我国代表团谨向美国代表团表示哀悼。我曾荣幸地有机会同这位优秀的军人和政治家多次会面和交谈。他的逝世使我们时代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人物、一位具有伟大品格的人。

39. 我国代表团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并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家属表示最衷心的同情。

40. **苏亚雷斯先生**（哥伦比亚）：哥伦比亚代表团和美国人民一样，今天都感到悲痛。

41. 我代表哥伦比亚政府谨请美国代表团接受我们向已故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所表示的敬意。死者在当代的历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42. **雅各布森先生**（芬兰）：获悉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逝世，我代表芬兰代表团向美国代表团表示我们深切的慰问。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一位伟大的美国政治家和军人。他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起了关键作用，而且在规划战后世界的蓝图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为世界和平而努力谋求国际的谅解和合作方面，起了关键作用。

43. **姆邦格先生**（塞内加尔）：我们以极大的悲痛获悉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逝世。他的逝世是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一个损失。我国代表团代表塞内加尔政府和全体人民向这位卓越的军人和政治家表示敬意。死者为确保世界自由的胜利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此时刻，我国代表团谨对美国政府、美国人民和艾森豪威尔夫人及其家属表示最深切的同情。

44. **穆卡先生**（赞比亚）：在此时刻，我代表我国代表团、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哀悼。对于又一位伟大的美国政治家、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逝世，我们感到深切的悲痛。上次大战期间他英勇斗争，在他生前最后几个月内又以这种精神与死亡搏斗。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一位大无畏的战士。可是，呜呼，当死亡袭来时，人们还是抵挡不住啊！

45. 很清楚，艾森豪威尔总统是战争时期也是和平时期最伟大的美国领袖之一。他对人类的贡献，其影响所及远远超过了美国的国境。他帮助世界摆脱了纳粹主义的灾难。在向这位伟大的政治家表示敬意时，让我们为他所致力和平与民主的理想献出我们的一切吧。

46. 我恭请美国大使向艾森豪威尔夫人及其家属，向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转达我们的慰问。

47. **约斯特先生**（美国）：请允许我代表美国代表团和我的国家向获悉前总统艾森豪威尔逝世后刚刚在此发表讲话表示同情和敬意的人们，表示深切的感谢。这些唁词将转达给艾森豪威尔夫人，我相信她和她一家一定会特别感激。

48. 正如安理会可能已经获悉，三月三十一日已定为已故总统的国丧日。

49. 艾森豪威尔的名字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占有无比荣誉的地位，我的同胞将永远记住他。他是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杰出的领袖，一个明智、胸襟宽阔、热情洋溢的人；而最重要的是，他是这样的总统：尽管困难重重，他八年来却坚持不懈，献身于各国之间的和平事业。

50. 在这里，在为同一崇高事业而存在的安理会中，我们美国代表团听了各位的发言特别受到感动。这些发言使我们感到对这位优秀的同胞、对他所从事的事业有深厚感情的，不仅仅是我们美国人，因为我们哀悼的领袖是一位世界人物，我们对他的感情在全世界得到共鸣。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约旦常驻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9113)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以色列常驻代 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9114)

51. **主席：**按照安全理事会以前所作的决定，并经安理会同意，我现在建议邀请约旦、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代表到安理会议席就座，以便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M. 法拉先生(约旦)、Y.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和J.M.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52. **德皮涅斯先生(西班牙)：**这次是我国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第一次作关于中东问题的发言。但我并不认为需要提及总的形势。虽然如此，我想回忆一下西班牙外交部长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所表达的话，这将是有益的。²

“鉴于近东所发生的事态的实况，并且由于渴望人民都能享受生活的权利，西班牙殷切期望目前单凭武力来维持局面的情况应该结束，和平应该恢复，对某些国家应给予正义。并且，总而言之，这种停滞不前和瘫痪无力的危机，给深受战争危险、放逐和动荡不安的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并且威胁着我们这个联合国组织——这个危机，应予克服。”

53. 今天安全理事会被请求审议约旦代表对以色列空袭约旦平民中心区所提出的控诉。除了这些空袭违反安全理事会决议第二三三(一九六七)号、第二三四(一九六七)号和第二三五(一九六七)号的停火命令以外，我国代表团认为再也不能允许目前的事态继续存在，因为这不仅严重危及这个区域而且也

²同上，第二十三届，全体会议，第一六九七次会议，第103段。

危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这是以下两个事实的直接后果：第一，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的侵略和随后的领土占领。第二，没有遵守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

54. 我国代表团对这个决议应该彻底执行不存在任何偏见，我们认为联合国宪章绝对不允许用武力占领领土是非常明显的。

55. 安全理事会现在正在审议以色列喷气式飞机炸毁艾因哈札尔的许多休养所和避寒所这一袭击事件。一些平民常到的地方遭受袭击和轰炸。通向萨勒特附近许多村庄的公路受到机枪扫射。这次疯狂的袭击使平民死十八人，伤二十五人，其中三人受重伤。

56. 我们相信这次行动的目的并不是妨碍目前正在谋求解决的种种努力。但是，这些确实违反一系列决议的暴力行动发生在现在这个时刻，这一事实不能不引起怀疑。

57. 我国代表团希望安全理事会的注意力不至被别的事件所转移。我们首先对双方的死亡表示遗憾。生命的丧失是悲惨的和无可容忍的。借武力来占领别国领土是不容继续存在的，因为正是在这个地区内，那些报告到安全理事会来的接连不断的事件正在继续发生。关于这点，我国代表团愿意提到文件S/9114号，里面提及“来自约旦领土方面的恐怖组织，曾发动武装进攻、武装渗透以及暗杀与暴力活动”等等。向谁进攻？进攻哪一国的领土？或者约旦是不是真的会向自己的领土发动进攻呢？是不是因为约旦的领土被以色列占领了，而以色列现在却说这是以色列的领土？

58. 我国代表团一直认为如果要解决这一严重冲突就一定要制定出政治解决的办法。但是面对着以色列多次指责所谓的阿拉伯国家正在发动的进攻，我国代表团不明白以色列有没有想到，如果它立即从它所占的领土上撤军，这些行动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按照联合国宪章和许多决议已经实现了撤军的话，我们今天所哀悼的受害者就都不会丧失生命，或者至少以色列在安理会面前的法律和诉讼程序的地位要清楚得多。我国代表团不能理解为什么自认为受到冤屈的一方——以色列——有力量解决这种冲突，而

这些暴力行为还在安理会面前不时受到斥责？抛弃违反联合国宪章，用武力占领别国领土这一根本原因，一切后果就会随之迅速消除。至于其余的问题，可以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逐步处理，而且成功也较有把握。我国代表团相信，这次冲突的各有关方面一定都关心，或者应当关心寻找一个解决的办法。但是对接受安理会决议的人和那些只准备接受对他们有利的一些决议而漠视其他决议的人，要运用同一标准是不可能的。

59. 我已经在别次会议上说过，现在正是联合国本身经受考验的时刻。假如安理会准备听任它的决议或大会的决议被这个组织的会员国所藐视，那么我们将处于一种遗憾的境地：即这个被委托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组织将无法履行它的义务；又由于没有能执行它最重大的任务，它也就变得无用了。

60. 在一次象现在这样的冲突中，要决定产生激昂情绪的原因是困难的。而这种激昂的情绪已经被激厉起来了。本安理会除了对提出的一些事实作冷静和客观的研究外，没有别的办法。而今天我们所能得到的具体事实，显然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一再疯狂地进攻另一些会员国，同时把某些难以证实的孤立行为归咎于这些国家。最近叙利亚代表提到了一些事件，它们造成了十五人死亡和为数众多的受伤者。一个联合国会员国以前并没有尽到联合国宪章所赋予它的义务，而现在当它认为有权进攻另一个没有对它采取直接行动的会员国时，它却可以独断独行。今天的世界能够接受这样一种情况吗？

61. 昨天以色列代表给我们列举了约旦领土上分散在各处的所谓敢死队营地或基地。假如他说的是真实的话，考虑到问题的重要性，人们只能设想这些人并不是什么他所称的恐怖分子，而是从他们自己的领土上被驱逐，被剥夺了生活资料，并一再受到虐待的全体人民。他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绝境，由于一些人受迫害，另一些人离乡背井遭到轻视，他们的权利正遭受侵犯。对此，他们正在进行强烈的反抗。

62. 据我国代表团看来，在目前特殊情况下必须予以考虑的最严重因素是发动这次侵略的时间。我国代表团决不宽恕任何侵略行为，即使这种行为被说

成是报复行为；但虽然我们不能宽恕这种行为，我们却可以从人性方面来理解这种强烈的反应——一种与所蒙受损失的并由于当时的压迫、愤怒或悲愤所引起的反应。然而我国代表团简直一点也不能理解的是：在暴力行为还没有出现以前，又正当四大国正在寻求一个可以保证光明前途的方案时，竟发动了一次完全不相称的和残酷的军事进攻，使用了最复杂的新式武器，袭击了一个人口密集的中心；在这个区域内，即使有几个敢死队——这点尚未证实——但当然还有许多对暴力行为完全没有关系的人，也在几个军事参谋无情的策划下，都同样地牺牲了生命。

63. 说以色列当时处在受约旦攻击的危险中，这种理由真能站得住脚吗？

64. 中东问题是一个复杂而又困难的问题。我们不能指望经过一夜功夫就能获得解决的办法。但是除了一般性问题以外，这个联合国组织不容许一个会员国一再继续玩弄正义，发动真正的侵略战争，占据不属于其本国的领土，并用各种方法从这些领土上驱逐成千成万的人，这些人唯一的罪名是他们出生在他们祖祖辈辈所居住的土地上。

65. 在我们面前的特殊事件中不能将双方的态度等同起来。联合国这个组织是由各个国家所组成的，而我们所唯一指望并考虑到的是这些国家应负的责任。我们所得到的事实基本上是简单的：一部分领土被外国军队所占领，在这块土地上发生了暴力行为，这个占领国的反应是反过来控诉被占领国犯有侵略行为。任何附加于这些基本事实之上的东西将纯粹是出于主观的标准。

66. 根据这些事实，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也是容易理解的。这个部分领土被占领的国家，对为反抗占领军而进行的暴力行动应负有责任——这点有没有证实呢？据我国代表团看来，并没有。这个领土被占领的国家，对被占领区内该国公民所进行的暴力行动，能否被认为应负有即使是间接的责任呢？显然不能，因为除了不合法的占领外，这个国家在发生事件的领土区域内没有管辖权。

67. 根据所有这些考虑，我国代表团要着重指出情况的严重性，目前我们大家所应负的责任，以及

除了我们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总方法以外，安全理事会迫切需要采取它所认为最适当的决定，来使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不再继续违反它的决议和对它的邻国进行侵略。

68. **姆邦格先生**(塞内加尔)：在这次安全理事会上，我们已有机会谴责对伊尔比德和萨勒特的轰炸。今天我们又得知萨勒特地区的平民遭受以色列轰炸而牺牲的消息。对此我们感到十分悲痛。正当积极进行磋商以谋求解决这个困难问题的时候，这种行为只能使我们深感遗憾。我国政府坚决主张停火，使正在作出的努力可以获得成功，因为停火是关系到所有中东国家的利益的。我们特别谴责对平民的轰炸。我们已在这里说过了好几次，并且将不断重申这点。

69. **主席**：请约旦代表发言。

70. **法拉先生**(约旦)：请允许我打断安全理事会的讨论。我们刚才十分沉痛地接到美国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逝世的消息。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一个崇高、勇敢的军人，他毕生献身于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不仅在美国历史上，而且在人类历史上，在反抗世界上压迫和黑暗势力的共同斗争中，他的名字将永垂不朽。

71. 作为一个教育家、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世界超级大国之一的领袖，他在美国和世界人民中间享有的空前的威望，反映了他在精神和思想上成为一个伟大领袖、一个军人、尤其是作为一个对整个人类事业作出贡献的人所具有的深厚和天赋的高尚品质。一个创造历史的伟大人物的逝世是他在历史上生命的开端。

72. 我们向艾森豪威尔夫人及其家属、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我们最深切的慰问。

73. **阿亚拉先生**(哥伦比亚)：我们毫不犹豫地宣布，我们认为，一再破坏中东停火有损于和平事业。以色列军队最近对约旦平民的轰炸无疑是任何国家也不能发生关系的、应受谴责的行为。那次进攻是报复政策的一部分，它和宪章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74. 我们绝不想逃避责任，恰恰相反，我们对轰炸萨勒特表示震惊。我国代表团认为，在爆发另一

次武装冲突之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以内不遗余力地创造一个有利于和平解决中东冲突的气氛，是十分必要的。

75. 不言而喻，我们强烈谴责一切破坏停火的活动和一切恐怖主义行为，不管它们来自何方。正如过去我们曾哀悼过不少以色列人的死亡一样，今天我们又悼念十八位约旦平民的死亡。然而，让我表明，我们并不认为，通过悼念可以实现和平。

76. 安全理事会由于担心找不到更意义深远的解决办法，而喜欢采取阻力最小的办法，对事情进行漫长的审议，结果通过决议，却根本不能阻止这种应受谴责的行为重演，反而可悲地削弱了联合国的威信。

77. 今天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又一次出现了复杂的中东问题，对这个问题联合国表现得虽然顽强，但收效甚少。在通过了意义深远的决议后，在听取了联合国大会和本安理会的文学价值很高的漂亮发言、知识渊博的论述、但丁式的描绘、简练而客观的关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无休止的流血斗争中的令人痛心的事件的叙述后，我们一直没有能够改善形势，我们在朝着取得稳定和平这一渴望已久的目标方面没有取得丝毫进展。

78. 有时，安全理事会在受到形势和悲剧造成的悲痛情绪的压力下审议和判断过对国际和平具有破坏性影响的一系列事件中的部分具体情况。当然，安全理事会也对形势作过通盘考虑，并且非常透彻地说明了它的观点。

79. 我刚才的讲话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并不是在制定标准或考虑通过一项政策，以创造有利于导致中东和平的气氛。那种标准和政策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中已经制定了。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国家企图否定那些原则。但实际情况仍然是至今尚未能够运用那些原则。当然，我们可以断定除非草案的全部条款得到充分的履行，以色列和它的邻国之间自一九四七年以来发生的激烈斗争所造成的严重国际危机仍将继续。

80. 种种事实表明，只有联合国的行动是不足以克服中东危急局势的。那里一切照旧，没有任何事

情能使我们乐观地展望未来。雅林先生以虔诚的热情致力创造和平的崇高任务，但他所作的令人钦佩的努力，至今毫无结果。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如果要实现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的目的，那么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必须坚决合作。只有他们最能同联合国合作，以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并创造一种信任和安全的气氛，从而结束现代最长的一次冲突。

81. 我们对双方几百个无辜的人的牺牲表示痛心，我们震惊地看到形势可能会更加恶化，冲突可能会越过成堆的无用决议继续发展。空话不可能阻止对停火的破坏、恐怖主义行为以及趁着目前非常情况而犯下的大大小小的暴行。我们必须运用一切智慧和才干，以期朝着和平迈出具体的一步。

82. 鉴于安全理事会四个常任理事国对中东国家拥有的无可置疑的影响，超级大国的联合行动很可能在消除一切破坏和平的因素方面会得到以色列和它的邻国的积极的合作。在苏联、美国、法国和联合王国代表之间建立正式接触以后的那个阶段，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国所起的作用将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非常满意地看到，参加大国会议的许多代表认为，雅林先生的使命非但不会受到干扰，相反将得到那些大国所能给予的所有支持。

83. 在安全理事会的讨论过程中，与冲突有关的国家的代表，企图说服我们相信正确的政策是报复、恐怖主义行为、侵略和抵抗，而不是沿着和平的道路前进的政策，这使我们感到关切。我国代表团希望从杰出而有权威的代表他们人民说明政策的发言人口里，听到有利于恢复国与国之间的和睦的讲话，因为这些国家由于相互为邻，因而只能在和平、信任和安全的氛围中繁荣昌盛。

84. 在中东局势中，任何事情都无可争辩地是相互联系的。抵抗同侵略有联系；侵略同交战状态有联系；交战状态同难民问题有联系；难民问题同恐怖主义有联系——我们可以继续不断地列举这些悲惨和无止境的灾难。

85. 我国代表团认为，拉丁美洲小组于一九六七年提请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审议、以后又成为安全理事会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的第二四二(一九

六七)号决议的基础的几点意见，现在仍然有效。我们强烈认为中东问题必须有一个考虑到在各阿拉伯国家到处流浪的一百万难民的悲惨境况的全面解决办法。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个问题由于政治和人道主义的理由，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

86. 以色列军队从阿拉伯领土撤走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强权不给你公理。同样以色列不应把它的精力花在为捍卫自己作为一个国家的生存而进行的长期战争上，而应花在其他目标上。以色列完全有权利要求结束毫无意义地拒绝承认它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这方面，我国政府认为有必要指出，近二十年来中东各种问题的出现，不是由于产生了一个以色列国，而是由于一直拒绝承认这个国家。

87. 一九六七年的战争不能重演，为了这个目的，必须贯彻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中的全部建议。决议把以色列军队从占领区撤走以及结束中东国家间的交战状态置于同一类别里，重申必须保障该地区的国际水域的自由通行，必须取得对难民问题的公正解决，必须在这些国家之间建立非军事区域，以保证有关国家的领土不受侵犯。

88. 我请大家原谅我的发言超出了关于以色列轰炸萨勒特这个具体问题。我国代表团确实认为，如果要改变中东目前的紧张局势，就完全有必要从总体来考虑形势，当然也不能忽视孤立的事件。

89. 根据我们一贯的独立精神和为和平事业服务的意志，我们要象一九六七年六月那样，再次强烈呼吁我们的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朋友们坚决打破报复的恶性循环，这种报复阻碍了通向刻不容缓的和平的道路。

90.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91.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以色列代表团和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国一起悼念美利坚合众国前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联军西欧最高总司令、粉碎纳粹灾难的组织者和领袖之一、二十四年前爱好自由的人民反法西斯联盟胜利的缔造者之一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逝世。

92. 作为联军最高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是

西方高级军事司令员中首批目睹纳粹集中营暴行的人之一。这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纪念日后的几年期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德国任总司令职，并直接负责成千上万受纳粹迫害的犹太难民受害者的工作。他对这个遭受种族灭绝、无辜受害的民族表现了深刻的理解和人性的怜悯，并对幸存者要求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和独立地生活的愿望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以及他对他的人民所作的毕生贡献，以他任职总统的八年中为他的国家所作的贡献而达到顶峰。

93. 我请美国代表约斯特大使向美国政府和人民，向已故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夫人及其家属转达我们的深切同情。

94. 在这讲台上，我想行使我的答辩权，对初次参加安理会中东形势讨论的西班牙代表，引述孔子的话：“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95. 全世界都承认阿拉伯的恐怖战是为了谋杀而谋杀，进行这种活动是违反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停火的。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舆论对这种恐怖战进行了谴责。联合国法律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而不予考虑。一九六七年冲突之前和之后，联合国秘书长都曾指责过这种行动。抵抗组织和著名人道主义者对它表示厌恶。今天上午两位阿拉伯代表暗示，只有欧洲公众舆论谴责阿拉伯对以色列的恐怖，这种企图是站不住脚的。

96. 这里有一些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舆论的例子。

97. 关于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一日的内罗毕东非旗帜报说：

“正如他们（阿拉伯国家）在六月战争前由于自己的刻毒宣传而失去了同情一样，现在，他们又因为巴勒斯坦极端分子组织的放肆活动，而使得中立世界反对他们。”

98. 二月二十一日的马尼拉公报写道：

“……阿拉伯恐怖分子的袭击不仅毫无意思，而且应该受到谴责；因为这些袭击是一种不文明的侵略并给世界和平带来危险。”

99. 二月三日的孟买印度政治报写道：

“自从几年前阿拉伯恐怖一开始，它的特点就是不加区别地谋杀。阿拉伯恐怖集团着手以犹太平民作靶子来打。”

100. 波哥大共和国报二月二十一日说：

“我们对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友谊并不妨碍我们谴责恐怖主义。相反，这种友谊使我们要求联合国为那些遭受源自恐怖主义的战争所威胁的地区采取行动。”

101. 土耳其报纸写真报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写道：

“向正在耶路撒冷携同妻子儿女一起赶集的平民扔手榴弹，杀死放学的儿童和从电影院里、公共汽车里出来的无辜而毫无防备的人们并袭击飞机的那些游击队，根本不是突击队，而是卑鄙的恐怖分子。”

102.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的马尼拉新闻晚报说了下面这段话：

“除非取得全面和平解决，否则以色列拒绝考虑归还它所征服的领土，因此它被指责为侵略。但是，显而易见、实事求是和未加修饰的真相是那些领土是在一场由于阿拉伯人发动侵略而引起的战争中落入以色列人手中的。”

“阿拉伯国家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以色列作战。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犹太国家的围攻。根据他们自己的、用共产主义的宣传和辩证法精心美化了的定义，阿拉伯国家是真的西蒙。他们没有犯下战争罪行，他们没有进行侵略，他们是毫无过错的。”

“根据同一个恶毒的定义，当别人企图野蛮地消灭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奋起反抗时，以色列人就犯下了战争罪行和侵略罪行。根据纳赛尔、他的军队和他的共产主义主子的说法，当以色列机智地战胜他们的死敌时，他们犯下了暴行。”

103. 阿克拉加纳时报在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写道：

“……在所有自称为组织的组织中，这些组织是唯一以摧毁一个身为联合国成员国的主权国家为公开目的的组织。”

“就对人来说，他们的目的是为谋杀而谋杀……。这些恐怖组织是各个阿拉伯国家作为军事工具建立起来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那个阿拉伯国家的民族利益服务的，他们象征着阿拉伯国家不断进行的战争，这些国家认为自己的正规军在这个阶段没有能力再继续进行战斗……。”

“阿拉伯恐怖主义威胁着这个地区有助于和平的气氛，因而也威胁和平本身。”

104. 我们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二日的尼日利亚星期日简报读到阿雷姆·舒特库先生写的一篇文章中的如下一段：

“以色列人象阿拉伯人一样有权生活。古兰经——我是古兰经的信徒——宣讲灭绝吗？……”

“为什么要战斗？阿拉伯人难道妄图伪造历史吗？阿拉伯人难道是说以色列没有权力得到由以色列人变为富饶绿洲的那块荒地吗？阿拉伯人难道是说以色列人从来就没有占有过目前归还给他们的那部分土地吗？”

105. 阿拉伯对以色列的恐怖活动是掩饰不了的。由于恐怖活动是以某些国家的领土为基地的，这些国家的政府是不能减轻责任的。为了逃避责任，阿拉伯发言人在绝望中有时妄图把阿拉伯政府对恐怖活动应承担的责任同以色列对正规军采取行动应承担的责任加以区别。这种区别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它遭到所有国际法权威的驳斥。它与一切已知的关于侵略的定义背道而驰。这在实际上也是站不住脚的。二十多年来阿拉伯对以色列的战争，清楚地表明恐怖战是阿拉伯政府手中可以任意使用或弃置的武器。”

106. 下述内容将有助于说明约旦政府直接卷入了恐怖战并应对它负责。

107. 约旦现任首相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四日说：“政治手段还不足以打败以色列，必须凭借军事力量。”

108. 据权威的金字塔报三月十七日报道，侯赛因国王说：“恐怖组织必须由正规军加强。”

109. 贝鲁特安瓦日报于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写道：“侯赛因国王曾经暗示约旦军队的官兵将加入敢死队组织。”

110. 国王在三月二日还说：“与敢死队活动进行配合——这是我们的主要愿望。”

111. 那些公开地把同恐怖组织合作和配合引以为荣的政府对这些组织的不法活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判断对恐怖袭击是否承担责任，不是根据这些恐怖袭击是由正规军还是非正规军进行的，而是根据控制恐怖袭击的基地所在国的政府是纵容和支持这种行动还是采取步骤制止它。

112. 那些想把以色列三月二十六日的行动描绘成是针对平民的人，完全无视了当时所有访问约旦的人都清楚的实际情况。

113. 穆斯登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九日东非旗帜报上写道：

“几星期前，我沿安曼到基拉什·德拉和大马士革的公路旅行。司机在路上指给我们看法塔赫的训练营，营地在离大路不远的沙漠里。营地离难民营不远，这些难民营必然是他们的兵源。”

114.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的华盛顿邮报登载了一篇弗兰德利发自安曼的报道，标题是：“侯赛因昨天接见突击队首领——表示国王赞成突击队的袭击。”他写道：

“通告和报纸的排版几乎只能使约旦公众认为这是侯赛因对总的突击队运动表示同意并使之合法化，并且是具体地对法塔赫表示同意并使之合法化……”。

115. 在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上，我们看到一篇发自安曼的目击者约翰·洛的报道。他写道：

“为了了解突击队运动正在怎样成长壮大，我访问了法塔赫的两个训练营。第一个训练营隐藏在安曼南面的丘陵中，它为民间后备军训练新兵。我参观的第二个训练营是法塔赫‘小狮’学习游击战的地方。”

116.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日的芝加哥太阳时报报道说：

“……阿拉伯恐怖主义团体不只是一些私人组织……，例如，在约旦，恐怖主义分子被官方认为是准军事性组织和约旦军队的半官方成员……。不论根据什么标准，阿拉伯恐怖分子都是他们各自政府的军事手段。”

117.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的德黑兰日报发表了费兰克·梅斯在安曼与两个被称为阿赫迈德和哈勒敦的法塔赫政治官员的谈话。在回答“你们现在与约旦政府的关系如何”这一问题时，阿赫迈德回答说：“他们和我们之间存在着很好的谅解。这个谅解是以去年十一月射击后我们和侯赛因国王订立的协定为基础的。我能向你保证，在我们的人和约旦军队之间已经建立了非常巩固的合作……。约旦碰巧是我们的基地。金钱是不成问题的……，我们从阿拉伯各国政府得到基金，他们都支持我们。”

118. 在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密尔窝基新闻报上，有一则写于“约旦某地”而发自安曼的报道：

“到训练营的旅行始于安曼。卡车疾驰而过安曼以南的几个小村庄，然后折向一条尘土飞扬、满布石头的公路。公路穿过两条急流，进入丘陵。一小时后，到达了营地。

“在这个营地有二百五十名新兵，它是约旦好几个同样的营地之一。……”

119. 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的堪培拉时报，我们看到下面一段：

“一在安曼着陆，就会陷身关于突击队的神话之中。到处都是敢死队，都穿着似乎相同的伪装的后勤服，几乎全有步枪或半自动枪或左轮手枪。他们的训练营和基地遍于全国。”

120. 在这些关于恐怖基地和通往那里的道路的记载里，只有一件事略而不谈——这些营地的名称。对于那些熟悉约旦的人，填上这些名称并非难事。屡见不鲜的名称之一是艾恩哈扎尔——即在三月二十六日被以色列摧毁的那个基地。

121. 寻求和平解决以色列-阿拉伯冲突的主要

困难之一是这么多的歪曲、错觉和虚构掩盖着真相。让我们不要加强假相。让我们如实地看问题。让我们不要无视真相：真相是再清楚不过的。

122. 穆卡先生(赞比亚)：听了前面许多讲话以后，尤其是以色列和约旦两位代表许多发言以后，我想简单地，只就我认为是当前问题的主要方面谈谈。

123. 我们的议程很短，但不幸，涉及的争论却极严重。第一个实质性的项目是一个具体的项目。这个项目是关于以色列政府正规军执行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对约旦人民和约旦领土的侵略。十分清楚，受害者是没有武装的无辜平民，他们绝不会威胁到以色列国的安全。

124. 第二个项目，我们认为以色列作为例行公事交来的对巴勒斯坦游击队活动的一般控诉。照以色列的说法，巴勒斯坦游击队是在邻国政府的合作和支持下进行这些活动的。

125. 在我们不低估游击队的活动所造成的不幸的痛苦以及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的同时，我还不十分肯定以色列会恰恰在这个时候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一次会议。据我看，这次没有什么特殊事件，足以促使以色列要求开会。由于这个原因，也只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不参加围绕游击队在中东局势的恶化中所起的作用而展开的争论：我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我只说一点就够了。在解决国际关系的争端时，使用暴力，不论那一种暴力，我们都感到遗憾。以色列受到了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我们表示惋惜。不幸的是在我们看来，以色列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并不能导致和平。

126. 以色列取得约旦土地，好象是无主土地似的。这就削弱了它为自己辩护的论据。因为以色列在防守现在的边界时，事实上已在干涉外国的——即约旦的——领土了。

127. 关于约旦所提的具体要求，我们支持那些人：他们相信一个国家的领土是不可侵犯的，是不论以什么理由都不可成为别国——即使是暂时的——军事占领或其他武力占领的对象，而凭借武力取得的土地决不可以得到承认。

128. 如果一国认为它可以或竟然胆敢不分是非，不受惩罚，为所欲为地进攻另一国领土，那就不可能有什么世界秩序。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不谴责这次预谋的侵略行为。我们愿意竭力敦促以色列悬崖勒马，以免丧失朋友，并打乱四大国的努力。当这种努力即将进入关键时刻时，决不能允许任何可能恶化形势的事情发生，以免折断那怕是很微弱的一线希望。

129. **主席：**现在我想以匈牙利代表的身分向安理会发言。

130. 安全理事会又一次受理约旦就以色列的侵略行为的最新表现——即本月二十六日在萨勒特城附近发生的侵略行为提出的控诉。以色列喷气式战斗机，违反国际法一切规定，攻击非军事目标，打死十八个平民，打伤多人。以色列政府命令作战飞机攻击约旦境内目标，又一次严重侵犯了联合国会员国约旦的主权。以色列继一九六七年六月对它的阿拉伯邻国进行军事侵略后，又破坏了安全理事会的停火决议。它进一步忽视了联合国会员国的义务。如果它感到受了冤屈，应向安全理事会申诉。正因为这个原因，安理会才被迫一再谴责以色列破坏宪章的基本条款，企图将自己凌驾于世界法律之上。

131. 以色列代表申辩说，这些行为是正当的，因为它们是防卫性质的，并且是以维持以色列的安全为目的的。这些言论没有为行动所证实。何况宪章上没有任何条款规定成员国可以自行其是。以色列由于军事进攻邻国而占领大片阿拉伯领土，这决不能成为要求那些地区的居民服从以色列统治的根据。这些地区的占领是武装侵略的果实，正因为如此，安全理事会才规定占领军从这些土地上撤出。停火并不是为了帮助巩固被征服的领土。实行停火是为了制止以色列侵略，结束以色列进一步对毗邻的阿拉伯国家入侵。停火是为撤退以色列军队。

132.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停火决不能为以色列的并吞政策效劳。历史表明，只要有占领，就会有反抗。

133. 为了深入讨论，人们不能不注意到以色列武装部队对约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进攻，不但违反

了和平法，甚至还违反了战争法。即使在战争时期，交战国也无权攻击非军事目标。一个国家并未和邻国进入交战状态，竟利用大规模屠杀武器如火箭，以及如燃烧弹一类的化学武器，那就更令人反感了。所有这些都是违反了战争法的。说是为了以色列人民的安全，或是为了保卫以色列人民，都不能为这种行径辩护。有什么更高的法则可以引用来为这些可怕的武器辩护呢？难道要我们相信，借口所谓以色列不安全，就可以不择手段，而不允许被占领区的人民继续享有在自己家园里生活的权利吗？

134. 在目前讨论中，由于又引用了这种令人疑虑的准则，我感到不得不声明：受到威胁的并非以色列的安全，而是约旦、叙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安全。只要他们的领土被以色列占领着，它们的安全——而且只是他们的安全——才成问题。以色列的安全是受它政府政策的影响的。它的政府为了一些暂时的幻想出来的利益，准备牺牲同邻国的一切和平的机会。以色列政府早该认识到，保持国家目前军国主义状态，以及征服别国领土，并在那些领土上制造越来越多的难民，从长远看，可能严重地损害以色列人民的利益。

135. 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以色列武装部队经常对阿拉伯邻国发动的进攻，明目张胆地破坏了停火决议和联合国宪章。如果与当前中东形势的背景联系起来看，性质就更其危险了。安理会的全体代表都明白，这种局势中潜在的危险已引起了联合国——尤其是按宪章规定，对维持和平和安全负有特别责任的理事国的注意。这种关切已变成行动，已为在它们之间进行有意义的讨论铺平了道路，以便为履行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的第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作出贡献。

136. 一些注意中东局势的人，可能会感到惊奇，因为有的国家，一贯以占卜算卦式的语言来描绘以色列国行将遭到的毁灭，近来却竭力把军事冲突可能再起的前景所引起的关切，说成是过分的担忧。以色列政府通过它授权的代表，一直企图扼杀我们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主动性。以色列政府领导人一再声称，真正的危险来自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在当地建立和平的这种协同行动。

137. 最近对约旦的进攻，肯定将不能导致支持以色列的论点，即中东国家之间的直接接触能达到目前和未来的谈判预期达到的目的。以色列继续不断的、甚至规模更大的侵略行动必定使大家相信，需要更坚决的努力，才能扭转以色列当前好战的倾向。

138. 匈牙利代表团方面一定支持这样的决定：它们维护国家主权，维护宪章条款不可侵犯，确认以前安理会应用这些原则于中东而作出的决议的有效性。因此我们不能不坚决地谴责以色列最近对约旦领土的袭击，并特别谴责对非军事目标的袭击。正如我们谴责一切非法违反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一样，我们将支持一切旨在通过实施此决议、促成中东政治解决的倡议。

139. 现在我以**主席**身分，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发言。

140.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在我继续参加辩论以前，我想讲几句话。

141. 我们都是人间的过客。今天我们在这里，明天我们就消失了。每个人都象永恒的沙滩上的一粒沙土，海面上的一丝微波。人生是无始无终的时光中短短的一瞬。我们从无形的创世主或自然的威力那里生出来，又回到无形的创世主或自然那里去。我们在名闻四海的或默默无闻的死者前鞠躬致哀，因为我们在死后都是一律平等的。当我们被埋在土中时，我们就得到了最后的平安。

142. 艾森豪威尔将军已解脱了人间痛苦。尽管他如此有名，他也象默默无闻者一样，寻求安息。他已获得永恒的平安。因此请允许我代表沙特阿拉伯驻联合国使团，同在我之前发言的代表一起，向在战时以及在和平时期，对不义行为作斗争而扬名的那位杰出的将军的逝世，表示深刻的吊唁。尤其在他任职总统期间，他不仅如这里许多人所提到的那样，作为一个有高尚原则的人而闻名，而且他还是作为一个忠实地维护人权的人而闻名。尽管艾森豪威尔将军有极其光辉的功绩，但是最值得铭记的是他的热诚的个性，以及他的令人钦佩的纯朴与真诚的谦虚。他从不自我陶醉。的确，艾森豪威尔将军具有天赋的尊严，同时无疑地又体现着普通老百姓的深切的热望与理想。作为

这样的人，人们将伤心地悼念着他。但愿对他的悼念能影响各界活着的人们行为。愿上帝使他的灵魂安息吧！请我的朋友约斯特大使把我国使团的深刻的同情转达给艾森豪威尔夫人，她的家属，和美国人民。

143. 我现在不得不要求纠正某些错误观念。由于我们反复从特科阿先生那里听到咒骂，因此这些错误观念在本安理会很可能被接受。我还必须告诉你们各位，当然也包括特科阿先生在内，战争就是战争。如果在被称之为战争的任何冲突中会有什么仁慈的话，那么战争就不会被认为是战争了。人竟然要靠暴力来解决纠纷，这真是一件憾事。看来，作为近代人类——在这里近代人类是用词不当——我们还没有达到足够成熟的地步，以致不能在我们冲突的过程中把无辜者与犯罪者区别开来。请允许我提醒你们当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年龄就比较大的人，当时在自由和解放的名义下死去了亿万平民，我指的是死于胜利者也死于失败者手下的人。我们忘记了考文垂是怎样被德国人轰炸的吗？考文垂的平民犯了罪吗？我们怎么能忘记德累斯顿？它不是一个军事目标，但是它却几乎被夷为平地，这个德累斯顿是中世纪德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难道这些被杀死的人犯了罪吗？

144. 我们怎么能忘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杀死的一千万至一千五百万的俄罗斯平民呢？他们是被谁杀死的？不消说是被德国人，但是到底被谁呢？一些德国的平民是被同盟军杀死的。我们对人类生命的丧亡表示悲痛而用不着去区分谁是一个正直国家的牺牲者，谁又是一个邪恶国家的牺牲者。

145. 你们对正在远东发生的事情是怎么看的呢？在现代战争中，飞机飞得这么高，而且也使用了所谓瞄准器，他们心存侥幸地唯愿那些目标是军事目标。炸弹扔到各个地区，杀死了平民，有时候也杀死了一些正在努力杀敌的人指挥下的士兵。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些事情？因为战争就是战争。它是可悲的。没有一个人能把战争产生的任何事情说成是好的。

146. 讲这个话，我指的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曾经被一个目标搞得发了狂，直到后来自己反为所害，因而到二十世纪二十年变成了精神变态，而到了三十年代后期，情况就更加严重了。他们追求

目标达到了如此疯狂的地步，以至竟杀死了伯纳多特伯爵和莫因勋爵；他们把不列颠士兵吊在树上，他们杀死了平民——而且我也必须对他们公正地说，他们自己也反过来在巴勒斯坦被杀死。在阿拉伯人一边有一种精神变态，那是爱国主义的精神变态，另一边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精神变态。因此谴责和威吓都是愚蠢的。战争就是战争。联合国组织起来是为了防止战争，消灭战争的。它已经这样做了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147. 因此，特科阿先生着手编列死亡平民的名单是愚蠢的，对他们的死亡，不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我们都感到悲痛，但是你已经忘记了那些冷酷的匪帮吗？忘记了德尔亚辛吗？忘记了伊尔贡·兹瓦伊·留米吗？忘记了哈加纳吗？我相信作为一个人，对这些已犯的暴行，你在内心深处大概会为之悲痛吧？对这些暴行你已经忘记了吗？不管他们杀死的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他们是出于对所谓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狂热而杀了人。这种狂热选错了地方，选了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已经有了本地居民，他们是有个性的民族。

148. 列举战争的悲惨和苦难是没有止境的。你那样做是不会有什麼结果的。我希望没有战争。我们每位受联合国约束的人都在想方设法努力防止战争。但很不幸，联合国正在走着国际联盟的道路。国际联盟的盟约被认为是超越一切建立在强权和强权政治的平衡的基础上的各种安排的。而我们现在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大大小小的强国，他们举行决策会议，不问那一民族自己的要求，就企图决定该民族的命运。他们忽视自决的原则，这些原则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是由威尔逊总统所确切表述，而在联合国中经过详细阐述并铭刻于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二段的条文之中的。

149. 要寻求战争在巴勒斯坦发生的原因，总得追溯到它的起源。这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把在巴勒斯坦土生土长的人民赶走了。而你们在座的诸位先生经你们政府的指示，正在试图把一块业已用破了的布加以修补。让我们对我们自己坦率些。你们正在谈到舆论、世界舆论。哪里有世界舆论呢？当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的政客们很少例外地都能够通过大量新闻机构，采用事先策划文章或操纵主编的方法，把人们

象羊群一样驱赶着的时候，哪里有世界的良心呢？关于这件事，我不仅在谈西方的报纸或谈任何一种报纸。我在谈一般的报纸，包括阿拉伯世界的报纸在内，因为象其他每种报纸一样，阿拉伯的报纸也屈服于各种压力，这些压力在试图正确地或错误地提出一种理由时是十分常见的。这象是做广告一样。宣传各种理由就象做广告。新闻机构就是为各种主张和理由做广告的机构，象那些为一条肥皂做广告的机构一样。他们集体地影响思想的下意识部分，影响着下意识，从而使人们按照那些出钱影响他们的人的命令行事。

150. 战争就是战争。阿拉伯国家在和以色列交战，这是事实。这不是因为以色列是犹太人的，而是因为这是一种来自欧洲的入侵，正象十字军战士是来自欧洲的入侵一样，正象我们的兄弟土耳其人侵入闪族世界，其中包括阿拉伯世界达四百年之久一样。犹太复国主义在阿拉伯人民的政治的机体和社会机体中是个外来因素。

151. 但是暂且不谈阿拉伯人吧。这里碰巧有一种叫做土生土长的巴勒斯坦人。他们有一百五十万或者二百万人——我没有对他们做过人口调查。以色列代表及其领导人不妨扪心自问，他们是不是指望阿拉伯各国政府由于巴勒斯坦人说他们被夺去了自己的家园而去镇压他们呢？我已经屡次提到，并将继续提到，从摩洛哥到伊朗边界直到苏丹中心的阿拉伯人民由于这件事而被激怒了——正当还是错误又当别论——而且除非所有阿拉伯政府都变成警察国家并镇压人民，否则任何一个与阿拉伯人民对抗的阿拉伯政府，将被阿拉伯人民审问，阿拉伯人民会象射鸟那样地射死他们，甚至比打击以色列人更加厉害。在阿拉伯各国政府中——暂且不谈他们是否愿意——谁敢不代表人民的思想感情，谁敢要巴勒斯坦人民忘记他们的家园呢？

152. 直到三年前，巴勒斯坦人还希望同以色列毗邻的各国能找到解决方法。但是同以色列毗邻的国家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技术上没有象以色列人那样发达。这些以色列人来自欧洲。他们曾经经历过欧洲犹太人区的生活，曾经不得不跟纳粹作战，并且打过多次仗，以求解放自己或其

他幸存者。阿拉伯世界的人民，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殖民主义的奴役后，正在从外国的统治下挣脱出来。但是他们又被赛克斯-皮科-萨佐诺夫协定出卖了。萨佐诺夫在革命以后没有被提起——因为俄国人从这秘密协定中什么也没有得到。现在俄国人正在进入这个地区，因为他们是个大国。这又怎么样呢？

153. 一九一九年，我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但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已是一个青年了。我是那些日子的同时代的人。在坦纳堡战役以后的革命时期，俄国人交了一份秘密的赛克斯-皮科-萨佐诺夫协定的抄本——交给谁？交给了德国人。而德国人又把它送给了他们的同盟者伊斯坦布尔。第四军的司令雅马尔·帕沙通过密使——因为当时阿拉伯人正在和土耳其人打仗——把这一协定的抄本送给了在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他是当今约旦国王侯赛因的曾祖父。发生了什么事情？雅马尔·帕沙派出一人一骑——我从小认识雅马尔·帕沙，我对他记得很清楚——他派出一人一骑，带着俄国人交给德国人的抄本，说：“你看，我们这里都是穆斯林。你们为什么要和我们打呢？那些欧洲人想瓜分你们的土地，甚至想夺取土耳其的一部分领土，奇里奇亚省。”法国人是最聪明、最老练的，他们后来从奇里奇亚撤走了。叙利亚和黎巴嫩被置于法国托管之下，巴勒斯坦则由英国托管，伊拉克也由英国托管。我记得，在二十年代，我们都多么愤怒啊！这就是泛阿拉伯主义在我们心中强烈地激荡起来的由来。我们在战后是何等地受骗啊——受骗的是我们的父辈，因为当时我们还是孩子——我们受骗，以为我们将摆脱外国的奴役。我们发现我们处在一种乔装打扮的新型殖民主义之下：委任统治国，它的统治直到十年或十五年前才告结束。我们有我们的总统和我们的共和国，我们有我们的国王，但是我们还有高高在上的委任统治国，甚至在伊拉克也是如此。巴勒斯坦人民拥有主权，他们是一个实体，他们有个性，而且在一九一九年，他们占了这一地区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

154. 凭什么衡量正义的标准，是凭国际联盟盟约呢，还是凭联合国宪章，就能因巴勒斯坦的被分治已经经过投票表决而把它说成是一种既成事实？更何

况，正如我所说，他们是通过压力得到多数票的。我记得维辛斯基先生——愿上帝让他的灵魂安息，尽管他并不相信上帝。如古兰经所述：“宗教是不强加于人的。”信仰是自己选择的。正是维辛斯基先生，引起了我们对他在那些日子里称之为“机械多数”的注意。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西方世界是非常有影响的，他们造成了这一悲惨局面——对我们，对他们自己都是悲惨的。

155. 但是暂且不论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吧。我刚才已经开始说了，三年前那些巴勒斯坦人觉醒了，他们失望了；他们说：“这些阿拉伯国家的政府——我们不能再依赖他们了，他们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不能依赖他们了。”巴勒斯坦人到底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开始组织起来了。

156. 巴勒斯坦人组织起来了，并且要收复他们的家园。那有什么错呢？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再对我们说上帝把巴勒斯坦赐给了他们。现在他们说这是既成事实，说联合国投票赞成分治巴勒斯坦，而且宣布以色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就是他们的前提。我认为，根据民族自决的观点，根据结束各地殖民统治的情况来衡量，他们的前提都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我所讲的，我是作为一个从一九二〇年起就很熟悉这个问题的人来到这里的。我们通过安理会设法和他们讲道理，而他们就向我们读那些在市场上被杀害的平民的姓名。我们这里的一些同事开始为市场和机场的不幸事件落泪了。我们大家都为死难者落泪——我指的是在市场、机场或任何其他地方被杀害的那些人。不管他们的宗教或意识形态如何，我们都为这些死难者落泪。

157. 但是我已经接到这里一位同事的一封信〔S/9110〕，这封信是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散发的，尽管我不希望也做这种开列名单这类的事，但是为了特科阿先生，为了那些为受害者落泪的人——无论他们是犹太人还是异教徒——我还是要读一些列在我面前文件上的姓名。我要做的正是特科阿先生一直在做的事情，我还是要读一些名字——儿童的名字：福阿德·阿马德·萨莱赫，四岁；哈伊萨姆·穆斯塔法·萨尔达，五岁；莱达弗·穆斯塔法·萨尔达，八岁；法提马·阿马德·朱松马赫，十一岁；拉贾·阿马德·萨莱赫，一岁半；巴萨姆·穆斯塔法·萨尔达，十四岁。

让我告诉你，十四岁，假如他没有被杀害的话，他也许已经成为一个战士了。昨天〔第一四六七次会议〕我告诉过你们，阿拉伯世界的母亲们，有些是巴勒斯坦的母亲们，当他们的孩子满怀为解放自己家园而斗争的精神离家而留下了这样的便条“我们要去和夺去我们家园的那些人打仗”，她们的心情是怎样的。你们认为这里的任何一位母亲愿意让她的孩子被杀害吗？即使她们的孩子到了二十五岁，这里的母亲都不愿意让他们被征入伍。没有人希望战争。

158. 难道我们能够采用在谴责以色列的同时也谴责阿拉伯国家和突击队这种轮流谴责的方法吗？我们能够不偏不倚吗？“不偏不倚”——这是戈德堡先生和罗斯托先生的说法。连斯克兰顿先生也用了这一说法。不偏不倚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是，你那里有一个天平，一个天平的两只盘子，你把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放在一只盘子里，把以色列人的权利放在另一只盘子里，而你做公断人，你是天平的读数人；你或者是象我的好友约斯特先生那样单独一个人或者是被称之为“大国”的国家集团。但是你们是谁？你们都不属于这个地区，你们凭什么来做我们命运的公断人？老天爷——我花了四十五年的时间尽力设法想促使你们认识到这一悲剧。不，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159. 昨天特科阿先生提到我的奋斗。他说我的奋斗已经译成阿拉伯文。看，他把事情歪曲到了何等地步！我没有读过这本书的阿拉伯文版。这本书我只跳着读了一些就感到厌倦了，因为这是一本无聊的书。事实上，我读的是英文版。一定是权势的滋味已使得犹太复国主义者头脑发昏，所以如果他们运用他们的势力把我的奋斗从国会图书馆中抽掉，我是不会感到惊奇的。真可耻，说什么因为那本书被译成阿拉伯文，阿拉伯人就是纳粹分子。阿拉伯人为什么要当纳粹分子呢？我不是纳粹分子。那个伊斯兰教法典解释者也不是纳粹分子。我认识他多年了，虽然他曾在德国寻求避难，他也不是一个纳粹分子。难道你们要他向给了你们巴勒斯坦的杜鲁门寻求避难吗？如果他在中东留下来的话，他会马上遭到逮捕，因为那时那些委任统治国占优势。他们有间谍，而且有些间谍还是阿拉伯人，就象有的间谍是犹太人——不，应该说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我不愿说“犹太人”，因为我

有许多犹太人朋友，但是他们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是以一个崇高的宗教——犹太教——为依据并且由犹太教所推动的政治运动。你们以色列政府目前的负责人都是俗人。正如你们大家都会记得，在中世纪，在沙皇俄国，并且象我的好朋友法国大使会记得，在法国黎赛留时期也一样，那时世界上掌握政权的俗人都把教士聚集在自己周围，以期给自己加上智慧和尊严的光环。但是现在，当宗教失去了掌握人民的能力时，掌握政权的俗人便把冒牌教授聚集在自己周围，以期给自己的政策以合乎理性的门面。特科阿先生罗列了从约旦收集到的情报。这些情报是谁收集的呢？是间谍。那就是症结所在。在联合国的一个机构里，他们想对侵略下定义，并且已经花了多年功夫。在这些大强国以及仿效着他们的一些小强国拥有间谍网的情况下，你们怎么能对侵略下定义呢？要这些间谍干什么呢？他们当然说是为了自卫，看哪里薄弱就朝那里打击。

160. 巴勒斯坦存在着一种唤醒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形势。问题不在于我们喜欢不喜欢这一形势。这些巴勒斯坦人决心打到世界末日，或者打到某些阿拉伯当局把他们杀死或者被他们所杀死。但是这些阿拉伯当局无法杀害巴勒斯坦人，因为阿拉伯人民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不管怎么样，这些巴勒斯坦人已经有了一份黑名单，他们将象打鸟一样把任何反对他们的阿拉伯人打死。我并不是在泄露任何秘密。这是民族运动的症状，这些民族运动控制了一个民族，并且逼得他们精神变态，使得他们行动反常——正如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正在反常地行动一样。但正如我曾说过，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有一个目的，只是地点不当。可以比喻为被一窝黄蜂应该说是几窝黄蜂包围着的一块绿洲。你们可以打死一些黄蜂，但是你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又会飞来其他黄蜂。今后情况也会这样。我事先警告你们。我也许活不到那天；象十字军一样，得花很多年，但是会快些。在十字军时期还没有拥有原子弹的大国，也没有在这个地区拥有利益的大国。但是假如出现估计错误，大国相互卡住脖子，出现一个爆炸性的局势；是不是会因为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整个世界掌握了权力并且企图通过他们的新闻工具报纸杂志，财政措施，通过他们对西方世界的影响——

而且一不当心，他们甚至也可能在苏联产生影响——来使用这一权力就意味着整个世界将会毁灭呢？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具有萨姆森的心理状态，虽然这是传说，他们会用自己的手拉倒柱子，并且说：“就让我们同归于尽吧。”支持未来的柱子并不在犹太复国主义者手里。这些柱子实际上正是回到阿拉伯国家去的年轻人，其中有些人来到我的办公处并且说：“你——巴鲁迪应该参加革命。”我问：“什么革命？”他们说：“推翻阿拉伯国家的旧政权，这些政权已经不好了。”先生们！未来不是我的，也不是你们的，甚至也不属于中间的一代。新一代包括那些从十八岁到三十岁之间的人——我并不知道他们正在进行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只有未来才能表明。

161. 不仅在我们的地区，而且在全世界，我们目睹青年人的革命。他们对我们的政治家们，对我们宗教界人士已经失去了信心，因为我们宗教界人士、政治家们没有跟上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从而也就不能处理始于二十多年前的变化所带来的那些变迁。而我们却来到这里，并且侃侃而谈。在我离开我为之贡献了二十三年光阴的这个机构之前，我要尽力向安理会和联合国注入一些生命的活力。

162. 先生们，难道你们根据你们政府的指示，不与直接有关的人民——巴勒斯坦人协商，就要在这儿制订计划吗？有时你们通过你们的大使同我们各自的政府商谈。但是不论你们做什么，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问题的核心在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自决。我谈了所有这一切，但是我对无论是反对犹太人或非犹太人的暴力行为都感到遗憾。因此我不愿意继续读出被杀害的无辜阿拉伯人的名字。因为正如我已经说过：“战争毕竟是战争。”

163. 当然，以色列人现在占优势，他们掌握技术，他们有使用现代化武器的专门技能。他们有某个大国所供给的最精密复杂的武器，并且他们知道怎样使用这些武器。如我讲过的，阿拉伯人正在兴起。他们也许现在不知道怎样使用先进武器，所以他们不得不象法国人反对纳粹党时所做的那样，象俄国人用焦土政策反对纳粹党时所做的那样，以及象任何不能进行会战的人所做的那样。战争是欺诈的艺术。你不会去告诉你的仇人或敌人——象骑士制度时期那样——

你准备同他打一仗。战争是欺诈的艺术。你难道是说，那些巴勒斯坦人应该象骑士制度时期所做的那样先发出通知？在那个时期是武装的骑士比武格斗，而君王在旁观看，然后胜利者的君王接受对方被击败的骑士的效忠或忠诚。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不幸得很，战争是欺诈的艺术。在托管期间，较弱的一方从没有机会选举一个政府。而我们的英国朋友最后感到厌倦透了就把全部事情推给了联合国。而联合国把宪章丢在一边，不公平地划分了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民没有被征询过意见。这是违背自决原则的，这一自决原则经过反复推敲已被制定成为一种权利。他们被赶出了自己的国家。现在你们，包括四大国的代表在内却大谈通过雅林先生应该做些什么。但是同谁讨论呢？是同与以色列毗邻的并与以色列有争执的阿拉伯国家。但是作为问题核心的巴勒斯坦人民又怎样呢？他们散布在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整个阿拉伯世界里。你是否认为他们甚至会听从费萨尔国王陛下吗？不管怎样，国王是支持他们的人权的，他曾反复地对我说过：“你是联合国的一个成员，你相信人权。”自十字军时期以来，基督徒就抛弃了耶路撒冷应该属于任何一种教派的想法；耶路撒冷应该属于在那里土生土长的人民，不论是穆斯林、基督徒还是犹太人。如果我们依据民主原则，世界上只有一千七百万犹太人，而耶路撒冷对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也同样是神圣的，那么以宗教为根据，为什么耶路撒冷应当被犹太人所占领呢？比例是一千七百万犹太人对六亿穆斯林和十亿或更多的基督徒。

164. 现在以佛教为例。佛教发源于印度，却扎根于中国和远东。如果中国人由于他们大多数人作过佛教徒而对印度说：“我们应该去占领佛曾经生活、创业和说法的地方”，那是在印度，那会是愚蠢的。为什么？因为佛对他们来说比对印度人更为重要，大多数印度人所信奉的宗教依然是印度教，而不是佛教。佛教在中国、日本、缅甸和东南亚更为昌盛兴旺。中国人决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印度出了一位象佛那样的革新家、伟大的圣人和导师，中国人很敬仰并感到高兴。但是那些东欧的欧洲人，哈萨尔人的后裔，却利用他们信仰的、发源于我们这个地区的崇高的宗教为政治目的服务——他们自称比我们的犹太人更犹太人，或

者比我们的闪族人更为闪族。他们用“反对闪族人”这一术语——但是他们是中亚北部的突厥-芬兰血统的哈萨尔人。

165. 如果世上有良心——良心是一种社会实体,有时很难对它下定义;但是别管“良心”这个词——如果正义是有标准的话,我不明白我们大家怎么能转弯抹角。我们不能那样做。而谁受到诽谤呢?苏联。我们和苏联没有关系——别以为我在设法追求苏联。但是苏联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如果苏联人说,这样对待巴勒斯坦人是不公平的,就会有人说,“啊,他们在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其他大国怎么样呢——难道它们不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它们的石油利益、他们的战略利益吗?所以,为什么苏联不该维护自己的利益呢?可是我对所有的大国说,“别管我们!”但是他们还是要管我们,它们在这里会晤,设法不与巴勒斯坦人的巴勒斯坦代表磋商而解决巴勒斯坦人的问题。

166. 如果我们这样继续下去,我痛心地告诉你们,假如在联合国范围外战争依然罪恶地继续下去,这一组织将会垮台。我以沉重的心情讲这番话。我相信象吴丹这样一位不仅积极献身而且以担任职务而正式献身的人物,就象每一个献身于联合国事业的人一样,将是最悲伤的人之一。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暴力、暴行、恐怖主义和战争说成是合理的,而把宪章的崇高原则,特别是那些关于民族自决的原则丢在一边,我告诉你们,我们将在全世界面前成为橱窗装饰而已,我们也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正义就是正义,要体现于行动,而不是语言、空话。

167. 如果主席允许,我要说,让这个问题有个新的方向,不仅是通过四大国的商议,而且我希望,是通过以色列领导人方面改变态度。他们要知道,如果世界不爆炸,不毁灭的话,他们最后将如那些残存在北阿拉伯的被称为塞尔维亚部落的十字军战士那样被同化。这一部落有英国人、法国人和所有欧洲人的血统。我们把他们阿拉伯化了,还是他们自己阿拉伯化了——我不知道。三四十年以后,国界将会消失。我们生活在计算机的时代;护照也许将成为打孔卡片;宗教将同其他道德标准一起受到重新评价。我不是说将有一种全世界统一的宗教。但是在所有宗教中道德准则将是全世界统一的;有些在座的朋友,不信奉

通常所说的宗教,那么,用他们的术语,就是说在所有道德观念中,道德准则将是全世界统一的。将会有人道主义。如果没有人道主义,人类将会毁灭。要不是由于人类的才能设计了大规模毁灭性的、恶魔般的武器,人类是不会毁灭的。

168. 主席先生,你记得你在关于细菌战的政治委员会中值得赞扬的工作。我后来听说某些大国拥有各种生物武器——我不是物理学家。但是他们也拥有超声武器,这种武器可以杀伤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而使建筑物依然耸立不受损伤。近代人类的人是怎样?我希望远东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似乎有这场战争将会结束的好预兆。我希望人们不再相互进行战争,不要对以赛亚在基督降生前七世纪所说的话仅仅口头奉承;我们见到那句话刻在联合国大厦入口处对面的石头上。

169. 但是我们必须以实际行动而不是在理论上为和平而工作。如果以色列人想要生存,如果他们真正的动机是出于宗教感情,那就让他们住在那里,不是在以色列的旗帜下,也许也不是在阿拉伯国家的旗帜下,如果阿拉伯人愿意与他们一起生活的话——我指的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这不应该由我来说,这应该由他们来决定。我希望有一天他们双方将选择由两个民族组成的国家。

170. 预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与这一问题打了这么久的交道,根据我的分析,假如这些情况不实现,我能预见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唯一的解决办法将是在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之间建立一种兄弟情谊。以前我们亲眼见到过多次外国入侵。我们同化了许多民族。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能够同化我们,因为他们是少数。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继续凭借武力来为自己创业,始终戒备着,以防有人可能从外面向他们进攻,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很清楚地知道阿拉伯各国政府不能强制或逼迫巴勒斯坦人放弃战斗,那么就会始终有争论和意见分歧。用战斗来收复家园的确是个悲剧。那么将发生什么事情?将一直有战斗,一直有纠纷,一直有掠夺者。而且谁知道,也许有朝一日,阿拉伯人觉得足够强盛了,能够进行另一次斗争了;然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单独地或与其他人联合起来,也做同样的事情。即使大国之间没有互相

估计错误，没有对抗，难道那不是人类的悲剧吗？与世界上三种一神教有关系的巴勒斯坦圣地竟然成为无止境的战争之地，难道这不是人类的悲剧吗？最后，遭殃的还是无辜的人们。

171. 我描述了未来的景象，以供安理会在对这次事件以及以色列或约旦可能提交给安理会的其他事件作出决定之前，有可能仔细考虑它该做些什么。

172. 最后，我要对坐在会议桌对面的以色列代表坦率地说，到头来，生活在那里的以色列人会说，“唉，要是我们是阿拉伯人的兄弟，要是我们没有强调造成这一切不幸和苦难的民族问题，那该多好啊。”

173. 根据我刚才所说的一切，如果主席先生以及理事国代表们允许，我希望对经过你们讨论或个别磋商后可能产生的决议草案保留发表意见的权利；我希望负有维护世界和平责任的理事国代表们将会磋商——不是因为巴鲁迪发了言，而是因为我正巧是这一地区的人，了解这一问题已达四十九年之久。我是根据我的微不足道的体验来谈论中东目前发生的情况的。我谈论这一切，希望打开你们的眼界，使你们见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整体性，希望你们谨慎考虑未来可能采取的步骤。

174. **约斯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现在仅想说几句话，作为对我昨天发言的补充。

175. 我们已听了双方代表的反复发言，每一方控诉另一方进行一系列预谋的暴力行动，每一方为自己方面的暴力行动尽力辩护，说成是自卫、报复或解放失地的必要措施。无辜平民一再悲惨地丧失了生命，这种情况双方都遭受到了，对此我们当然与双方同样感到义愤。

176. 然而就美国方面来说，美国不能承认无论那一方的任何暴力行动是正当的，特别就暴力行动的性质而言——丢在超级市场的炸弹，或者空中射来火箭——它们必然不会识别目标，而且非常可能造成对无辜妇女和儿童的屠杀。

177. 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次，象以前几次类似情况一样，安理会应该在结束审议时谴责提交给我们的最近发生的暴力行动；同时也要谴责继续如此频繁而肆无忌惮地破坏停火的其他一切暴力行动。

178. 这样做，我们将再一次使所有各方对安理会的信念留下深刻印象：这一信念就是所有这些暴力行动对该地区的和平与各民族的安全是不利的。这样做，我相信，我们也将在我们这些安理会的代表之间最有效地保持公正无私与和解的精神，这将非常有助于使我们为最后使这场悲剧性的冲突获得和平解决的努力获得成功——这些努力即将以充沛的精力重新恢复。

179. **主席**：在我的名单上，今天下午没有其他发言人了。

180. 理事国的代表们都十分清楚，目前正在就如何结束这项审议，以及可能由此而产生的文件，进行个别磋商。因为这次会议是紧急召开的，所以我敦促所有参加磋商的代表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对可能提交安理会的文件取得可以接受的安排。理事国的代表们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找主席商谈；主席愿为取得尽可能好的结果，贡献力量。鉴于这一情况，我已与理事国的代表们个别交换意见，并决定安排在明天即星期六上午十一时召开会议。

181. 在休会以前，请苏联代表发言。

182.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仅就下面的情况作一简短发言。到目前为止，安理会在审查这类事件的这种讨论时，一贯有勇气辨别差异，区别侵略者与侵略的受害者。在今天的形势下所产生的新特点在于这一事实，即重要的是不仅要记住这一区别，而且还要记住，这次新的侵略行动是在许多人认为有可能取得导致中东问题的政治和平解决的某些成果时进行的。

183. 所以，不管什么理由，不管在安理会中怎样进行辩护，这类暴行都无助于为那种值得赞扬的努力创造有利条件；正相反，只能妨碍创造这些条件。

184. 按照通常的谅解，我不作进一步解释了。

185. **主席**：既然对明天上午十一时召开会议的建议没有异议，我就认为这是符合全体代表的愿望的。

下午六时五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如何获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销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i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